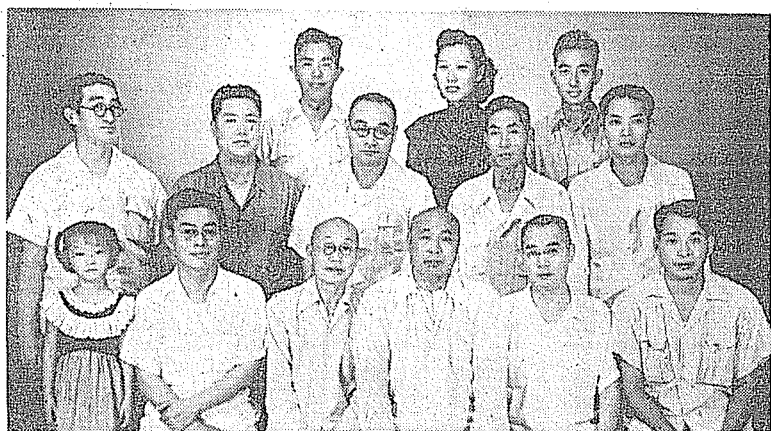




上圖為本文作者（二排左一）與抗戰時期蘇北同鄉來臺之同事友好合影。

抗戰時期的蘇北（上）

· 唐秉玄 ·

楔子

江蘇濱海臨江，長江橫貫其中，分爲蘇南蘇北兩部；蘇南蘇北，氣候、物產、交通等均有顯著的差異，在人文方面，亦各有不同；有清一代，蘇省狀元四十九名，居全國第一，蘇州府二十七名爲首，常州府七名次之，民國以還，蘇北人才鼎盛，甚多在軍政方面卓有成就；北伐統一，

主政江蘇省政者，前後八人，除陳果夫主席爲浙江省籍外，多爲蘇人治蘇，其中五位均屬淮徐海人士。

抗戰軍興，蘇北地形重要，遭敵騎蹂躪最早，淮徐海初被劃爲「特區」，後改爲「淮海省」，二十九年秋，共匪擴大叛亂，在鹽城設立「華中政治局」，情形益趨複雜，蘇北各縣，從此受禍更爲慘烈。筆者戰前服務蘇省教育甚久，七七

事變發生，以迄淮東撤退，播遷皖北止，始終追隨政府，參加教育戰鬪行列，光陰荏苒，瞬已四十餘年，緬懷往事，感慨萬千。謹就抗戰時期在蘇北敵後當時見聞與經歷，擇要報導，藉留鴻爪。尙希中外讀者，惠予指正。是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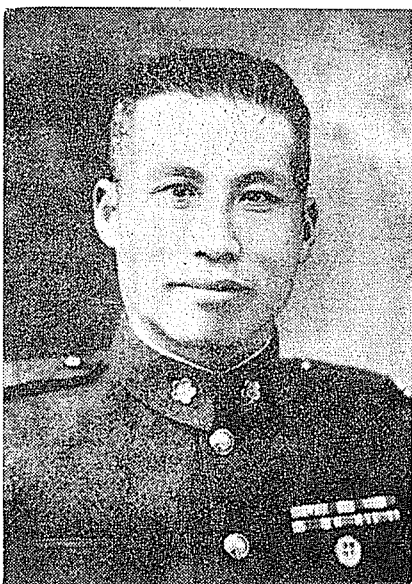
淮陰偏安軍政措施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淞滬戰爭擴大，敵寇準備在金山衛登陸，江蘇省政府爲策安全，初遷揚州，再遷淮陰，總算暫時安定下來；蘇北原有三十六縣市，面積較蘇南爲大，當時仍有二十餘完整的縣，偏安之局，尙有可爲。省府各單位，除部份人員外，多能隨同播遷，雖戎馬倥傯，仍照常工作，精神可佩。

省主席顧祝同（墨三）先生，因負有軍事上重要任務，省政委由民政廳長韓德勤（楚箴）代理，不久即告真除，各廳處人事，也略有變動。韓主席接事後，配合抗戰國策，加強訓練地方武力，整頓各縣團隊，列爲第一優先，刷新政治風氣，亦能大力推行。當時前方軍事，日益緊張，地方軍政首長，守土有責，抱着與城共存亡之決心者有之，「混水捉魚」，投機取巧或一走了之者，也不乏其人。二十六年冬韓主席忽接到密報，靖江縣長陳一郎捲款潛逃消息，非常震怒，隨即派員追查，果然在淮陰至徐州途中將其截獲，經呈報委員長蔣公核准就地槍斃，一時民心士氣爲之大振，大家都驚異韓主席行動果斷迅速，認爲這是他上臺後刷新政風的第一聲。槍斃縣長是一件大事，行刑之日，附近民衆及各機關人員，

爭往觀看，陳一郎態度從容，索筆疾書：「但願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民族復興有望矣。一郎絕筆」。昔人有言：「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旁觀者莫不為之惋惜。據說陳某原係革命同志，也曾為黨國做了許多事，為掩護地下工作，化名「一郎」，不料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竟落得如此下場，殊不值得，筆者當時適因公來淮，目覩情形，亦為之唏噓不已。

教育方面，因教育廳長周佛海兼任中央宣傳部工作，隨政府西遷，周佛海有才識，但德行太差，最從叛國降敵，為天下笑。教育廳廳務部主任秘書陳天鵬（來臺後曾任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秘書甚久，現已逝世）代行，渠係江西人，亦不願在蘇北久留，遂推薦督學馮策（竹侯）為主任秘書，並代理廳務。馮為鹽城人，南京高師畢業，北伐前，曾任蘇省第七師範校長，與今監察



抗戰時期率部縱橫蘇北敵後打擊敵偽和共匪獲得曹甸大捷的顧錫九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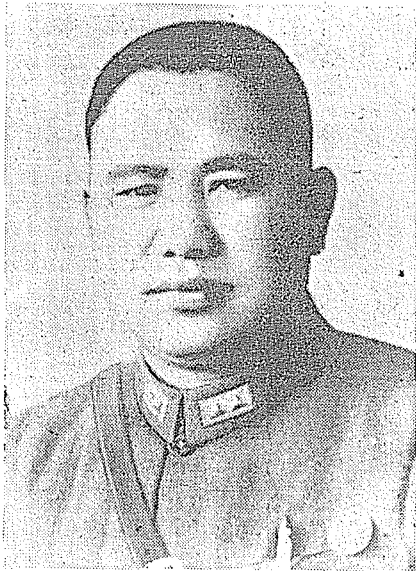
委員錢用和同在徐州服務（錢為女師校長），北伐統一後，有人指責馮與黃炎培領導之「省教育會派」有關，遂遠走皖省，執教多年，直至周佛海擴大教廳編制，延攬本省人才，所謂「蘇北南高五師派」在教廳得勢，始應邀返蘇服務，為教廳資深督學之一，以剛直敢言著稱；代理廳務後，態度積極，督導省立各校館及各縣教育局推行戰時教育，不遺餘力，與黨政軍各部門配合甚佳，並兼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幹事，深獲韓主席信任，據傳曾有意推薦他為教育廳長，嗣因中央另有安排作罷。黨團方面，由韓德勤、馬元放、周厚鈞等擔任省黨部常委，書記長初為高明（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後以中央另有借重，改由周化鵬（戰前任蘇省黨部宣傳科長甚久，來臺後，教育部中教科長退休）擔任，各縣市黨務，視地方情形，分別派員整理。三民主義青年團，是配合抗戰工作在蘇北成立的一個嶄新機構，當時大家都對之寄予厚望，它的名稱叫做「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蘇北區團」，團主任由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兼任，下設書記一人，負責實際責任；第一任書記唐旅程，阜甯人，中國公學及軍校畢業，係由中央直接選派，精明幹練，朝氣蓬勃，是一位腳踏實地埋首苦幹的革命青年，在蘇北複雜的環境中，不畏艱險，曾默默的做了不少事。各縣設立分團，縣長兼團主任，書記另派專人，在區團領導之下，同時展開工作。

鹽城大火「媲美」長沙

二十七年春，日寇在天生港登陸，沿通（南通）榆（贛榆）省道北犯，四月初由東臺侵入鹽城，縣民抗敵情緒高漲，敵機不停轟炸，地方某些負責單位，張皇失措，搜集全城汽油，準備焦土政策，漢奸暴徒，乘機劫掠，入晚到處縱火焚燒，城內精華地區，全部付之一炬，筆者主持之學校，適在縣城登瀛橋之西，「隔岸觀火」，痛心萬分，徘徊終夜，徒喚奈何！凌晨撤退，數十里外，猶見火光燭天，歷久始滅，造成空前之浩劫，堪與長沙大火，先後「媲美」，為抗戰初期，蘇北受損害最慘重之一縣。楊庚（西潑）繼許孝炎之後，擔任鹽城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孫信符為八十九軍七〇二團團長，負責城防，鹽人對之，極表不滿。當敵機轟炸開始，城內居民，紛作逃亡打算，有些則不知何去何從？邑人薛宗元（著紳薛星垣之姪，城西職校文史教員，「鹽城縣誌攻錯錄」撰寫人，有「小才子」雅號）曾發起問卜，一時圍觀者甚眾，第一次「圓光」，問本縣前途，掛在壁上的白紙，忽然現出大火（縣城淪陷），繼則現出蓮花（縣城收復）。第二次「扶乩」，問今後行止，初則在沙盤上寫了三個「在」字，大家莫名其妙，經再求其明示，又在沙盤上寫了「在家好」「在外好」「在規難逃」三句似解非解的謎語，大家相顧愕然。雖屬鄉里迷信，但與事實常相巧合，令人難以解釋。這是縣城淪陷前的一段小插曲，值得在此一提。

縣政府遷至湖梁鎮辦公，學校解散，筆者適於年前奉派兼任本縣黨務整理工作及負責報社業

務，因之隨同遷移。縣長章駿（蘇州人）辭職，省府派戴日階（天）繼任，戴為阜甯人，文武兼資，勇敢負責，到任後，組織各區自衛大隊，調整各區區長，積極擴展游擊力量，準備反攻，收復縣城。七月敵軍被迫由阜甯南撤，戴縣長親率團隊，由第一區區長薛炳南（在臺逝世享年九十，其子薛璠，現任臺省府主計處科長）引導，首先攻入縣城，筆者主持之城西學校大樓，全部被敵軍焚燬，為一重大損失。其尤不幸者，戴天人縣長，於此戰役中，奮不顧身，泗河追擊敵人，竟因此罹疾，一病不起，為國犧牲矣。功成人香，全縣軍民莫不同聲一哭，為抗戰中蘇北首先殉職之縣長。縣城收復後，傳聞代理縣務之主任秘書夏采苓，有湮沒漢奸名冊嫌疑，被累入獄，戴縣長追悼會時，全場飲泣，夏君輓以聯云：「成功成過去，一死一羈囚」，大家讀之，尤覺心酸。



領導蘇北部隊抗敵出力最多之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不幸在黃橋剿共之役殉職。

。嗣由邑人滕雲鵬周傑人相繼擔任縣長，此案亦不了了之。

抗戰期間首重宣傳，鹽城為蘇北大縣，居通榆省道中心，第六區（轄鹽城阜甯興化東臺四縣）專員公署所在地，形勢衝要，除原有「民聲」「民鐸」兩民營報刊外，為加強宣傳喚起民眾起見，計劃創設新報一種，由黨部經營，命名「復興」，我以學校主管兼黨部委員，很自然的就推我籌備，承同鄉夏期岳兄（現任中信局副理）諸多協助；不久，省黨部就聘我兼任鹽城復興日報社長。當時嘗有人戲稱為復興社長，有些朋友以為真是「復興社」的「要角」，至今還有人問起，其實什麼都不是，我祇是中國國民黨五十年黨齡的老黨員，凜於民族大義，對鼓吹抗日剿匪，略盡書生報國之責而已。二十六年冬，曾受地方推派赴淮陰謁見韓主席，報告戰後政情，便申請為新創報刊題名，當蒙立即親書「復興日報」四字，下面還署着他的姓名；謙謙長者，平易近人之風範，至今猶未能忘。

抗戰初期，鹽城處於敵偽「華中」「華北」交界點，鹽城屬「華中」，阜甯以北屬「華北」管轄，汪偽政權成立後，鹽城屬「江蘇省」，阜甯改屬「淮海省」，因此敵偽更調頻繁，需索更甚，民衆遭受之痛苦，為蘇北各縣所罕及；二十七年秋，縣城先後四度淪陷，每次收復，受敵偽匪反復攻擊，軍民生命財產，不知損失若干？而所得不過點線而已，廣大的「面」，已漸成為共匪活動範圍，鹽阜交界邊區，為「三不管」地帶，

匪偽活動，尤為積極。為維持學生課業，筆者特將設在城西之職業學校，遷至游擊區上課；農職部設在第十四區大孫莊毘盧寺，中學部設在第五區廖家莊廖氏宗祠，先君秀卿公率同家人住在鹽阜邊境草埝鄉院道村老宅，因受敵偽匪長期侵擾迫害，嘗號召地方武力，奮起自衛，不幸憂勞成疾，於二十九年二月九日逝世，家母未忍遠離，遂陷大陸，至今情況不明，生未能迎養，死未盡孝思，「誰實為之」？「孰令致之」？每一念及，悲憤欲絕。

「自古昭陽好避兵」

二十八年，蘇北局勢逆轉，省府由淮陰播遷東臺，再遷興化，當時控制地區，尚有泰縣、泰興、高郵、淮安、阜甯、興化、鹽城、東臺等八個完整的縣。興化昔稱昭陽，四面環水，「自古昭陽好避兵」，據父老傳說：洪楊之亂，蘇南人士來此避難者頗多；有此天塹可憑，雖未敢高枕無憂，總覺可以苟安一時；政府各項軍政措施，都在積極推動，秘書長王公與（灌雲人）調長民政廳（不久調兼徐海行署主任），民廳主任秘書馬鎮邦（字漢波淮安人）調省府秘書長，教育廳長初由馬元放（常州人）擔任，不久改調鹽城區行政督察專員金宗華（字崇儒連水人南京高師畢業，民十前後，即在南京一中執教，二十年起，成為蘇教廳名督學，卓有貢獻）接充，金之遺缺，由八十九軍政治部主任李岐鳴遞補。原設後方之省立教育學院，奉准遷回興化復校，省府聘前教育廳主任秘書馮策為院長，並以季真如（承恕

（彭大銓（秉侯）分別擔任教務及訓導主任。成立省訓團，以朱堅白為首任教育長，在東臺舉辦第一期訓練，首期結業學員，來臺者，甚多在黨政軍教方面，負有重要任務。省黨部組織調整，改為主任委員制，中央派葛建時（南漚人）為主任委員，牛踐初（淮安人）為書記長，部份委員留蘇南工作。三民主義青年團，除設訓練班培養基層幹部外，並成立青年服務隊（初期二〇〇人），配合戰時需要，在各縣積極展開工作；不幸晴天霹靂，區團書記唐旅程因公赴沙溝見李兼主任守維後，於二十九年五月七日返辦公地秦南倉，經過王嚴莊湖沼地區，忽被暴徒亂槍殺害，英年慘死，黨失忠良，聞者莫不為國家民族惜。青年服務隊人員，在悲哀情急之下，到處追查嫌犯，一時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筆者應秦南地方人士該區區長顏東玉及前縣黨部常委周貢南等邀請



本文作者的父親唐秀卿老先生抗戰時期在蘇北號召地方武力奮起自衛與敵周旋。

，曾前往設法勸阻，並參加各界為他舉行的追悼會，經與其堂弟友臣（青年服務隊隊長）等數度洽商（另一堂弟佐丞現任臺北煙廠安全室主任），決依法途徑緝兇，不累及無辜。此後烽火連天，政府一再播遷，冤案迄未獲昭雪（六十五年夏，筆者第二次赴美訪問，在舊金山偶閱十月四日國人王惕吾主辦之世界日報段克文寫的一篇「自述」，他說：「抗戰期間，曾任八十九軍中校科長及縱隊副司令等職，與唐旅程軍校同學，旅程之死，與當時政治恩怨有關，至少是××授意，×××幹的……」，讀後猛吃一驚，風雨同舟，補漏不遑，兄弟鬩牆，教人不敢置信，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不久青年團書記一職，中央派劉穆非接充，並以張順炳為組訓科長，夏美馴（現任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主任）為宣導科長，團務推進，尚未受重大影響。

二十九年，敵軍傾全力沿長江西犯，

蘇北局勢，一時略趨穩定，但求其開展局面，滿足一般人殷殷望治之心，談何容易？那時社會上有一首流傳很廣的打油詩：「置身四面楚歌中，雅量猶能與昔同；報捷樞庭厚管健，求才珂里馬羣空；漫憑白水矜天塹，終恐烏江泣路窮；妙策檀公三十六，教從何處走青驄？」；蘇北劃歸魯蘇戰區管轄，該戰區總司令于學忠駐節魯南，副總司令韓德勤駐節蘇北，當時興化地區有兩位聞人，一為顧魯南，一為解樹百，好事者將四人姓名綴成一聯：「于學忠、顧魯南；韓德勤、解樹百」，刊登泰州某報，公僕難為，於此可見。蘇北有句俗語：「當家三日狗也嫌」，何況戰亂時期管理眾人的事，那能盡如人意？六十五年春，行政院蔣院長在立法院的集會上講的「兄弟騎驢的故事」（見六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寓意深長，如用在這裏，可作為最佳的說明。

（下期續完）

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森·李寰等著 增訂再版定價肆拾元

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

定價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郵票通用）